

# 古籍研究

《古籍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總第 79 輯

唐河嶽英靈集目錄

唐丹陽進士殷璠集

切見詩之流傳于世多矣若唐  
之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則世所  
罕見焉本堂今得此本編次既  
當批摘又精真詩中無價寶也  
敬錄諸梓與朋友共之四遠詩  
壇幸垂

藻鑑

非外借

謹啓

鳳凰出版社

本書受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指導

# 古籍研究

《古籍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總第79輯

CSSCI來源集刊

2024年上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古籍研究. 總第79輯 / 《古籍研究》編輯委員會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2024. 7. -- ISBN 978-7-5506  
-4221-8

I. G256

中國國家版本館CIP數據核字第2024ZB7677號

- |       |  |
|-------|--|
| 書名    | 古籍研究(總第79輯)                                |
| 編者    | 《古籍研究》編輯委員會                                |
| 責任編輯  | 陳曉清  |
| 裝幀設計  | 陳貴子  |
| 責任監製  | 程明嬌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br>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江蘇省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照排    | 南京凱建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
| 印刷    | 安徽省天長市千秋印務有限公司<br>安徽省天長市鄭集鎮向陽社區邱莊隊真武南路168號 |
| 開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
| 印張    | 25.75                                      |
| 字數    | 564千字                                      |
| 版次    | 2024年7月第1版                                 |
| 印次    | 2024年7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4221-8                     |
| 定價    | 117.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50-7964049)

# 《古籍研究》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劃排序)

顧問	安平秋	袁行霈	黃德寬	詹福瑞
主編	吳懷東			
副主編	方盛良	汪孔豐	胡中生	胡傳志
	程燕	熊帝兵		
特邀編委	朱則杰	朱萬曙	杜澤遜	李運富
	吳承學	莫礪鋒	郭英德	陳大康
	陳尚君	陳慶元	張涌泉	黃天樹
	葛兆光	程章燦	傅剛	蔣冀騁
編委	丁放	牛繼清	方盛良	方錫球
	李霜琴	吳懷東	汪祚民	胡中生
	胡祥雲	胡傳志	徐在國	陳道貴
	陶新民	彭君華	程燕	曾良
	楊軍	趙敏	熊帝兵	鮑恒
	儲泰松			
編輯部主任	王曦			
編輯	王莉	王曦	杜治偉	郝敬
	許和亞	張洪海	程燕	劉一
	劉文龍	盧坡		
郵箱	gujiyanjiu@aliyun.com			

# 《古籍研究》主辦單位

安徽大學文學院

安徽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淮北師範大學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

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

# 目 錄

## 文史專論

- 《周南·卷耳》序傳箋義正論 ..... 賈 兵 孫尚勇( 1 )
- 顏之推奔北齊考論 ..... 宋佳俊( 7 )
- 孔穎達《五經正義》音樂美學思想論 ..... 黃貞權( 16 )
- 從“陰騭之天”到“自然之天”:柳宗元天人思想之演變 ..... 楊智雄( 27 )
- 論李商隱“女郎詩”及其“女性意識” ..... 李 翰( 35 )
- 微言大義:趙璘《因話錄》的編撰及其思想傾向 ..... 董中印( 43 )
- 歐陽修的創作主張與《新五代史》寫人藝術考論 ..... 王奕紅( 51 )
- 北宋邊塞詩的禦邊調整與將帥送別 ..... 丁沂璐( 60 )
- 南宋理學家祠記的思想語境與文本書寫 ..... 許和亞( 70 )
- 吳澄《書纂言》疑《書》思想論議 ..... 楊 飛( 80 )
- 明清小說舟船空間敘事 ..... 馬雲豐 張 明( 87 )
- 明清之際宣城理學思想之演變 ..... 龐晚婧( 93 )
- 論劉大櫟對陽明心學的接受 ..... 馮尉斌( 105 )
- 秦淮枯柳唱和與道咸年間的江南詞壇 ..... 任 軻( 113 )
- 從《詩古微》二卷本到二十卷本:魏源詩經學的自我革新  
..... 李有梁( 123 )
- “儒林場外”與閉環僑易  
——《儒林外史》中的文史田野 ..... 葉 雋 董琳璐( 134 )

## 目錄與版本

- 《洪武正韻》東傳及其對朝鮮李朝的影響 ..... 皮華林( 143 )
- 《(萬曆)太和縣志》考論 ..... 胡曉博( 153 )
- 《三異人集》刊本述考 ..... 田明娟( 164 )
- 滿漢合璧文獻《清文啓蒙》版本考 ..... 王為民 郎瑞萍( 173 )

- 稀見范當世手稿價值述略 ..... 陳曉峰 沈欣蕾(183)
- 校勘與注釋**
- 《新撰字鏡》的《切韻》來源考察  
——以“切韻 A”“切韻 B”兩類爲例 ..... 蔡欣然(194)
- 杜詩“北渚凌青荷”異文辨正 ..... 阮麗萍(202)
- 整理本《說文解字注》點校指瑕 ..... 王 誠(216)
- 文獻輯考**
- 清代杜詩學文獻補輯六種 ..... 黃珊怡 劉明華(226)
- 陳獨秀文集失收《說文引申義考》考論 ..... 汪曼卿(233)
- 古文字研究**
- 讀清華九《禱辭》散札 ..... 徐文龍(241)
- 三晉古璽所見姓氏考(五篇) ..... 紀 帥(248)
- 說《左傳》“敵如忘” ..... 李 丹(255)
- 《左傳》隱公八年“羽父請謚與族”節牘義 ..... 田國勵(258)
- “輸”的失敗義的來源 ..... 蔡英杰 蔡 瑩(265)
- 年譜與傳記**
- 王粲、劉楨詩文繫年新考 ..... 易 蘭 曹 旭(269)
- 謝靈運與慧遠、曇隆交遊考 ..... 史曉婷(277)
- 朱嘉徵的交遊活動與《樂府廣序》編纂 ..... 吳大順 陳奕奕(290)
- 魯之裕年譜 ..... 趙 敏(299)
- 皖籍文獻專題**
- 元人趙汭生平與學術活動考述 ..... 孫 州(321)
- 吳汝綸《李長吉詩評注》探微 ..... 黃振新(330)
- 論“詞以地傳”：清代地方詞總集編纂的新視野  
——兼論徐乃昌編纂《皖詞紀勝》的詞學貢獻 ..... 王 娟(338)
- 學術叢札**
- 先秦經典傳世文獻植物用藥情況研究 ..... 牟 淨(347)
- 杜甫《杜位宅守歲》“阿戎”與“阿咸”異文辨正 ..... 戴宏遠(353)
- 《經典釋文》中提示異文的術語小論 ..... 秦秀源(362)

## 文獻學評論

### 取精用宏，繼往開來

——讀《杜詩學通史》札記 ..... 劉重喜(368)

### 《清代詩社研究》的學術價值

——兼論壽蘇會與消寒會的界綫 ..... 霍東曉(374)

《桐城文派史》：閎通精微的史家筆法 ..... 蕭曉陽 田麗萍(379)

### 段學研究的新收獲

——王華寶教授著《段玉裁傳》研讀 ..... 李 開(383)

### 鈎深致遠理舊籍 後出轉精開新篇

——評新出版的《安徽文獻總目》 ..... 王 曦 范可可(391)

## 古籍書訊

《知本堂讀杜詩》(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九輯)/《金聲集》(修訂版)(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八輯) ..... (15/215)

■ 文史專論

## 《周南·卷耳》序傳箋義正論

賈 兵 孫尚勇

**摘 要:**《卷耳》一詩三千年前表演之時,勢必有一個訴諸在場觀眾或聽眾的確切恒定的意義。故無論是立足於後代文人詩創作經驗,還是《詩經》文本如何形成等文獻學立場,抑或是努力回到早期《詩經》作品表演現場的研究路徑,準確闡釋流傳已久的《卷耳》文本都是無可回避的問題。《卷耳》詩中的“我”為多數第一人稱,由此出發可知序傳箋的闡釋是合理的,并無疑義。檢討當代各家闡釋可知,上博簡《孔子詩論》第二十九簡“《卷耳》不知人”或係無稽之論。

**關鍵詞:**《卷耳》;《詩序》;《毛傳》;《孔子詩論》

自宋代開始,《毛詩》序傳箋等傳統疏釋遭到廣泛的批評。近年,由於阜陽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海昏簡、夏家臺簡、王家嘴簡等出土戰國西漢楚地《詩經》類文獻的發現,《毛詩》序傳箋義似乎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或質疑。《卷耳》為《詩·周南》的第三篇,關於此詩意旨,歧說頗多。晚近學者或立足於後代文人詩創作經驗,或從《詩》文本形成的角度,或結合早期《詩》作品表演環境,在傳統之外,就《卷耳》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性的新見。

### 一、《卷耳》序傳箋義及宋代的新闡釋

詩序謂《卷耳》體現的是“后妃之志”<sup>①</sup>,即后妃內心的願望是輔佐君子成就大的事業,由於這種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后妃竭力幫助君子尋求賢才,亦能夠充分體恤賢能臣子之勤勞。

據傳箋,詩的第一章“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四句,以采卷耳不能滿易盈之頃筐,以興采卷耳的后妃不能專心於勞作之事,而有深遠之思,她慮及遠方出使之賢人,希望他成為列位朝廷之臣,以更好地幫助君子。孔疏格外強調說

---

**作者簡介:**賈兵,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杜甫研究學刊》編輯,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杜詩學研究;孫尚勇,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漢唐文學、樂府文學與文獻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音樂文學通史”(17ZDA241)。

① 《毛詩注疏》卷一之二,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二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印,第33頁。

“嗟我懷人”之“我”為“后妃自我”。

詩的第二章“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四句，言君子瞭解出使遠方的賢人，勤苦於山險之間，馬又生病。當其出使歸來之時，君子會設禮以犒勞之，后妃因此就不用太過憂思。箋強調“我馬”之我為使臣，而“我姑”之我為君子。

詩的第三章“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四句，重複第二章之意，箋稱“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較上章稍稍強調使臣歸來飲酒盡歡。

詩的第四章“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四句，言使臣奔波行旅，人困馬乏，這令后妃深感憂心。

序傳箋的闡釋後來遭到質疑。歐陽修《詩本義》卷一曰：“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說，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歐陽氏論詩之本義曰：“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托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sup>①</sup>歐陽氏以為如序傳箋所言，則《卷耳》詩意乖離，詩之本義當是諷刺君子當愛惜賢才。

朱熹《詩序辨說》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sup>②</sup>朱子僅肯定了詩序“后妃之志”之說，幾乎否定了序傳箋的其他主要見解。他批評稱：若如序傳箋之說，則詩中之“嗟我懷人”為不得體；若依傳箋以詩中之“我”或指后妃，或指使臣，則詩“非文字之體”。故朱子《詩集傳》對《卷耳》作了重新闡釋。其釋第一章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托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釋第二章曰：“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總釋曰：“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羈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sup>③</sup>

以上歐陽修和朱熹對序傳箋採取的是有限信從的態度。

## 二、現代對《卷耳》的新解

如上所述，傳箋認為《卷耳》詩中之“我”有后妃、君子和使臣三者，其中后妃起着統轄整首詩的作用。故朱子對傳箋的批評慮有未周。朱子以“嗟我懷人”為不莊重，

<sup>①</sup> (宋)歐陽修：《詩本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84—185頁。

<sup>②</sup> (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57頁。

<sup>③</sup> (宋)朱熹集注：《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3—4頁。

實由宋人與《詩》之間的時代隔閡所致。朱子以第二章以下為后妃躬自登山以望所懷之人，於詩意和情理皆不相符合<sup>①</sup>。近代諸家大多因襲朱子的某一方面而有所申發，逐漸遠離了序傳箋的疏釋。

一般均以第一章為女子懷念行役者而作，後三章為行役者思鄉而作。如陳子展說：“自當以一章之我為作者自道，二、三、四章之我為作者想像所懷念之人自道為是。”<sup>②</sup>照此理解，同一首詩，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我”，語氣并不一致。故稍前的章太炎和黃焯以為詩中的“我”為語助詞，無實義<sup>③</sup>。青木正兒和孫作雲則以為《卷耳》本為兩首詩，後來整理者誤合作一首<sup>④</sup>。錢鍾書以為《卷耳》詩涵蓋了兩個不同地理空間之情事，“作詩之人不必即詩中所咏之人，婦與夫皆詩中人，詩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sup>⑤</sup>。

後來，學者轉而從《卷耳》一詩的演唱方式來提出解釋。方世璞認為語氣的不同，緣於此詩是以男女對歌的方式來表演的<sup>⑥</sup>；李山認為“第一章為女子所唱之詞，第二、三、四章，則是男子的唱詞，錢鍾書先生說‘話分兩頭’，猶未達一間，實際的情形應當是歌唱者男女雖然同臺，却各唱各的，他們都在表達對對方的思念之情，却是各表心事，猶如戲曲中的‘背躬戲’”<sup>⑦</sup>，姜曉東以為緣於樂工“分唱”<sup>⑧</sup>；馬銀琴以為“《卷耳》首章中‘懷人’的‘我’與二、三、四章中登高的‘我’明顯是不同的身份與行為，表明了這首樂歌的‘相和’屬性，它是由不同的演唱者合作完成的，類似於後世歌謠中的‘對歌’。……這首表達室婦之思、征夫之勞的《卷耳》，應該是通過‘詩入儀式’的方式成為《周南》組歌的一個部分，從而具有了表達‘后妃之志’的樂章義”<sup>⑨</sup>。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後三章“我姑酌彼金壘，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我馬瘡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如果將這個“我”看作行役者，那麼詩意就顯得“虺隤”之極<sup>⑩</sup>。由此來看，詩義本身似乎與《左傳·襄公十五年》君子謂《卷耳》“能官人也”<sup>⑪</sup>、毛傳“后妃之志也”等早期評論存在某種難以彌合的背離。晁福林就此分析認為，這種背離的實質是“原創之詩與整編之詩”之間的不同，而這又恰是《卷耳》詩義紛歧的根本原因<sup>⑫</sup>。但這一闡釋顯然脫離了歷史情境，《詩》就有可能陷入被

① 胡承珙批評說：“懿筐非后妃所執，大路非后妃所遵，至於登山極目，縱酒遣懷，尤為擬於不倫。”（《毛詩後箋》卷一，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第24頁）

②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9頁。

③ 黃焯：《毛詩鄭箋平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④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404—406頁。安徽大學藏戰國楚簡鈔有《卷耳》一詩，“簡本《卷耳》四章，章四句，與《毛詩》同。唯簡本第二章為《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為《毛詩》第二章”（《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74頁），可見誤合之說不可信。

⑤ 錢鍾書：《管錘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7頁。

⑥ 方世璞：《〈周南·卷耳〉之新解》，《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第69頁。

⑦ 李山：《詩經析讀》，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第8頁。

⑧ 姜曉東：《周代歌詩演唱與〈詩經〉作品的文體形式——試以周代文獻中的歌詩創作情況及〈卷耳〉為例》，《中國詩歌研究》（第十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26—127頁。

⑨ 馬銀琴：《〈周南〉〈召南〉的禮樂功能及其關聯與差異》，《文學遺產》2021年第1期，第39頁。

⑩ 晁福林：《上博簡〈詩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073頁。

⑪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二，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六冊，第565頁。

⑫ 《上博簡〈詩論〉研究》，第1077—1079頁。

視爲無聊的文字遊戲的危險。

### 三、傳箋“我”之所指及《卷耳》本義

質疑序傳箋者大多以《卷耳》中之“我”爲少數第一人稱。那麼，爲什麼傳箋以詩中的“我”可以兼指后妃、使者和君子？

胡承珙《毛詩後箋》卷一曰：“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并見。”<sup>①</sup>魏源《詩古微》中編之一曰：“《毛詩》以《草蟲》爲《卷耳》之應，《齊詩》以《采蘋》爲《卷耳》之應，而《草蟲》《采蘋》皆大夫妻詩，則此章諸‘我’，皆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蓋后妃慰勞使臣之室家，因爲室家代叙其情，猶《四牡》爲使臣叙其情也。首章‘嗟我懷人’二語，不當用‘官人’‘周行’斷章之義以與下章二‘我’乖隔。……三、四章使臣之僕、馬，其室家固得而‘我’之。”<sup>②</sup>胡氏以爲詩中之“我”所指不妨并見，魏氏認爲詩中之“我”是后妃代使臣室家之言，類此闡釋思路均極有意義，但尚不能與詩序“后妃之志”說完全相應。

倘若換一種理解，以“我”爲多數第一人稱，《卷耳》全詩就不存在朱子所批評的“首尾衡決不相承應”的問題，序傳箋的闡釋隨之亦完全可以理解。確切地說，《卷耳》中的“我”指的是以后妃爲代表的我方群體，其意謂“我們”。詩中的“我懷人”，不是后妃一個人“懷”人，而是留守周原的“我們”周族的所有女子思念爲了周族發展而出使遠方的親人；同樣的道理，“我馬”“我姑”“我僕”，指的是“我們的馬”“我們姑且”“我們的僕人”。如此作解，則序傳箋所釋《卷耳》詩意大體是貫通圓滿的。以此可知，鄭玄箋“我馬虺隤”所言“我，我使臣也”、箋“我姑酌彼金罍”所言“我，我君也”，其中“我使臣”“我君”之“我”原本都指“我們”。

按照序傳箋義，《周南》《召南》大多創作於西周克殷之前<sup>③</sup>，故關於“我”指群體的“我們”這一理解，可以與甲骨文相參照。據陳夢家的研究，卜辭中的“我人”，指商王國之人；“我受年”，指商王國受年；“我”是領格多數第一人稱；西周金文中的“我”也大多指“我們的”<sup>④</sup>。《甲骨文字典》謂“我”字初義象兵器形，爲方國名、一期貞人名，“借爲複數第一人稱代詞，卜辭中多爲殷商之自稱”<sup>⑤</sup>。傳世周初文獻“我”用作“我們”的例子甚多。如《尚書·多士》：“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於帝。”<sup>⑥</sup>顧頡剛、劉起鈞今譯曰：“王說：你們殷家的人員啊！現在，因爲我們周家的先王能好好地順承上帝，所以上帝降下命令說：你們去懲罰殷家。我們執行這懲罰，并把懲罰結果祭告了上帝。”<sup>⑦</sup>《逸周書·商誓解》武王曰：“今紂棄成湯

① 《毛詩後箋》，第 27 頁。

② (清)魏源：《魏源全集》，第一冊，長沙：岳麓書社，2004 年，第 335—336 頁。

③ 王暉：《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64—65 頁；孫尚勇：《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周南〉〈召南〉“要義”試解》，《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1 期，第 24—27 頁。

④ 參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年，第 606、96、645、96 頁。

⑤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0 年，第 1380 頁。

⑥ 《尚書注疏》卷一六，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一冊，第 238 頁。

⑦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1525 頁。

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sup>①</sup>此處的“肆上帝命我小國”，亦為複數<sup>②</sup>。

據上，可概括《卷耳》大意如是：采摘卷耳，沒有裝滿淺淺的竹筐，我們心裏掛念起那為了周族的發展履行職任而遠行的人。他們正驅馬登上那戴石的土山，我們的馬累病了。等到凱旋之時，用那金壘盛酒犒勞他們，那樣我們就不必憂心了。他們登上那高高的山梁，我們的馬病得變了顏色，等到凱旋之時，用那兕觥罰酒為樂，那樣我們就不必牽掛了。他們登上那戴土的石頭山，我們的馬、我們的僕人都已疲憊不堪，我們怎能不憂愁呢。

詩以群體的語氣表達了在家所有女子對遠行親人的思念和牽繫，無所偏向，與序所言“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並無不合之處。

#### 四、“《卷耳》不知人”及相關問題

最後，有必要談談上博簡《孔子詩論》關於《卷耳》一詩的評論。上博簡《孔子詩論》第二十九簡曰：“《卷耳》不知人。”<sup>③</sup>胡平生以為指的是我僕不瞭解人或我僕不智，廖名春以為指懷人者不知所懷之人身在何處，黃懷信以為批評妻子不瞭解人，李零以為指所懷之人不可見<sup>④</sup>。尚學鋒認為指“賢人不得置於列位”，是以引譬連類、引申發揮的用詩方法，“從《詩》中領悟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義，闡發自己的思想見解”<sup>⑤</sup>。李山《詩經析讀》對這個問題有所涉及，其《詩經選》分析更詳：“所謂‘《卷耳》不知人’即《卷耳》表現的是‘不相知、不相接’之人的抒情。……後世戲劇舞臺上有一種‘背躬戲’的唱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演員同臺歌唱，却是各唱各的，互表衷腸，却始終互不交接。……所謂‘不知人’，其實說的是詩篇的演唱方式。……孔子既然說‘《卷耳》不知人’，那他就應是見過《卷耳》演唱後說的。如果孔子說《詩》時面對或頭腦中浮現的是簡策上的詩句，‘不知人’的話是無從說起的。這就是‘不知人’是親見過演唱才有的‘親切語’。這對瞭解周代‘禮樂’是很有幫助的。”<sup>⑥</sup>晁福林與尚學鋒所見略同，他對其他諸家之說提出了批評，認為《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的“知人”即《論語·顏淵》篇中孔子所說的“知人”需要做到“舉直錯諸枉”，“具體來說就是把賢人、好人放在

①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90頁。

② 參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23頁；張玉金：《西周漢語第一人稱代詞稱數問題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77頁；張玉金：《先秦漢語第一人稱代詞的發展——基於分段描寫的歷時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72—82頁。甲骨文之“我”偶亦可指稱單數，參見喻遂生：《甲骨文“我”有單數說》，《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2期，第21—25頁。

③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頁。

④ 胡平生：《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詩論〉札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87頁；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第14頁；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頁；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頁。

⑤ 尚學鋒：《竹簡詩論“〈卷耳〉不知人”的闡釋史意義》，《文獻》2008年第4期。

⑥ 李山：《詩經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7—18頁。又可參見李山：《西周禮樂文明的精神建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0頁。

掌握權力的位置上,這樣他們就會發揮才能管理那些不賢之人,使他們變好”,由是“《卷耳》不知人”表達了孔儒“為‘舉賢才’呼籲、希望君主知人善任的理念”<sup>①</sup>。

上引各家中,胡平生和李山等人均以“不知人”指《卷耳》詩中之人而言;尚學鋒和晁福林的說法則很好地化解了《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與《左傳》“能官人”和《詩序》后妃“內有進賢之志”之間的對立和矛盾,較具解釋力。但上述說法都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孔子詩論》“不知人”一語針對的是《卷耳》這首詩做出的評論,其評論對象不可能是詩中之人,亦不可能是與詩本身無關的一般當政者。因而,這些說法都有牽強之弊。

陳桐生說:“第二十九簡在文字釋讀上障礙太多,存疑待考。”<sup>②</sup>此說較為客觀。如果古文字專家的釋讀無誤,我們有理由將《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認定為無稽之論。進而言之,《孔子詩論》的可信性或許存在某種程度的疑問。魏耕原從與《論語》所見孔子詩論的差異等五個方面提出上博簡《孔子詩論》可能是偽書<sup>③</sup>,而個別詩篇的具體評論似乎也說明《孔子詩論》未可全信。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五行》“譬而知之,謂之進之”一章,與《孔子詩論》論《關雎》的三簡存在密切的文本關聯。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校注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簡 10+14+12:‘《關雎》以色喻於禮,□□□□□□□□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之好,反內於禮,不亦能改乎?’所論與此相合。”<sup>④</sup>兩相比照便可發現,《五行》借《關雎》來說明“喻而知之,謂之進之”的道理,并未涉及《關雎》詩義,但《孔子詩論》第十簡却徑稱“《關雎》以色喻於禮”<sup>⑤</sup>。類似的情況,不得不讓人對上博簡《孔子詩論》本身產生懷疑。

當然,不能說出於收藏的戰國楚簡皆係偽造,或者發掘出土的楚簡不盡可信。比如出於收藏的安大簡《仲尼》簡 10 所寫為《論語·雍也》孔子表彰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一段,其行文和字形與出土王家嘴楚簡《孔子曰》相應部分極為接近<sup>⑥</sup>,這可以證明安大簡為真。但無論收藏簡還是發掘簡,它們極有可能“都是為喪葬禮儀而臨時製作的文本”<sup>⑦</sup>,故有必要對這類竹簡的性質和學術價值作出更進一步的認真分析和深入思考。

① 《上博簡〈詩論〉研究》,第 1071、1074 頁。

② 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272 頁。

③ 魏耕原:《〈孔子詩論〉真偽疑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1 期。

④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93 頁。

⑤ 孫尚勇:《禮樂精神與女子教育——“〈關雎〉之義”辨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2 期。

⑥ 王家嘴簡,參見趙曉斌《湖北荊州王家嘴 M798 出土戰國楚簡〈孔子曰〉概述》,《江漢考古》2023 年第 2 期;安大簡,參見徐在國、顧王樂《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 年第 3 期。

⑦ 楊華:《中國古墓為何隨葬書籍》,《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90 頁。

# 顏之推奔北齊考論

宋佳俊

**摘要:**文章糾正了學界關於顏之推在丙子歲(556)旦奔北齊的說法,提出了李遠之死是顏之推奔北齊的重要原因這一新說,并考證了顏之推奔北齊的具體路線。承聖四年(555)初,顏之推被俘入關,因思念故國,故有奔齊之心,欲借道返梁,但關山難越,並沒有出發。丙子歲(556)旦,顏之推占卜欲奔北齊,但此時北齊與梁朝正在交戰,並未出發,同年十二月,顏之推來到弘農任李遠書翰。丁丑(557)十月,李遠卷入北周政治鬥爭中被殺,顏之推在此時奔北齊,抵達鄴城後,恰逢梁朝滅亡,遂滯留北齊。

**關鍵詞:**顏之推;陝州;李遠;弘農;鄴城

承聖三年(554)十一月,江陵覆滅,顏之推被俘入關,後被李穆推薦,前往弘農李遠處掌書翰。之後,顏之推從北周前往北齊。關於顏之推入關之後的經歷,因現存史料不多,且當時政權更迭頻繁,學界每論述至此,訛謬較多。尤其是關於顏之推奔北齊的具體時間,多以繆鉞《顏之推年譜》天保七年(556)為是,吳光興《關於顏之推丙子歲(556)“自陝奔鄴”之行》一文亦然<sup>①</sup>。但通過對丙子歲(556)時西魏、北齊、梁朝的政治局勢的分析以及顏之推詩文記載來看,顏之推不可能在天保七年(556)奔北齊。此外,在顏之推奔北齊之時,他的府主李遠因卷入北周政治鬥爭而被逼自盡,二者之間應該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現從顏之推入關至奔北齊前後西魏、北周、北齊、梁、陳的政治更迭以及關隴集團內部權力鬥爭入手,梳理顏之推奔北齊的時間、動機以及具體路線。

## 一、顏之推奔北齊時間訂誤

關於顏之推奔北齊的前因後果及其時間,顏之推《觀我生賦》及其自注中有詳細記載,為便於論證,現錄其原文如下:

自太清之內讐,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為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剋雋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復臨。

作者簡介:宋佳俊,台州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六朝文學與文獻研究。

<sup>①</sup> 吳光興:《關於顏之推丙子歲(556)“自陝奔鄴”之行》,《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172—179頁。

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奔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侯山載而谷沉。侷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於分陝，曙結纜於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颯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采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憐其何已。<sup>①</sup>

顏之推聽聞北齊遣梁人返國的消息之後，故欲奔北齊，且於丙子(556)歲旦占卜，遇泰之坎。顏之推認爲此大吉，於是更加堅定了自己奔北齊的想法。故“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船沿着黃河一路而下，經過砥柱，抵達鄴城，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學界一般以此認爲顏之推是在天保七年(556)歲旦奔北齊的。爲厘清這一問題，有必要事先交代北齊遣送蕭淵明返梁事件的前因後果。

承聖三年(554)十一月，江陵覆滅，顏之推被俘入關。推測顏之推應該在第二年(555)初抵達關中。此時，王僧辯、陳霸先已經在建康擁立蕭方智爲嗣，但長江以北多半被北齊占領，長江上游爲西魏所控制。正值內外交困之時，承聖四年(555)三月，北齊派高渙率兵數萬將蕭淵明送歸梁朝，《梁書·敬帝紀》載：

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於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於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帝即皇帝位。<sup>②</sup>

三月，蕭淵明一行已抵達長江以北，隨行的還有徐陵等滯留在北齊的文人，這也就是顏之推說的“凡厥梁臣，皆以禮遣”。在內憂外患之下，王僧辯被迫同意北齊擁立蕭淵明爲帝的要求，雙方罷兵，立誓爲盟，互通友好。爲表誠意，齊主下詔，凡梁士皆可返國，《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六年)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遭禍，主喪臣離，遶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sup>③</sup>七月辛丑，蕭淵明渡江入建康城，王僧辯迎立蕭淵明即位。但陳霸先不同意納蕭淵明爲帝，《陳書·高祖紀上》載：

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嘆……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彩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

①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623—624頁。

②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43—144頁。

③ 《北齊書》，第60頁。

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sup>①</sup>

王僧辯納蕭淵明為帝後不久，九月，陳霸先就起兵，殺死王僧辯，逼蕭淵明退位。十月己酉，陳霸先擁立蕭方智登基，改承聖四年(555)為紹泰元年。陳霸先廢黜北齊扶立的皇帝蕭淵明，殺了親北齊派的王僧辯，打亂了北齊通過擁立蕭淵明以控制梁朝的計劃。因此，北齊再次攻打梁朝，同年十一月，北齊五千精兵劫掠江南。紹泰二年(556)三月，北齊蕭軌等率眾十萬進攻梁朝，五月甲申，北齊入侵蕪湖，六月，北齊攻到了鍾山。也就是說，從紹泰元年(555)十月陳霸先逼蕭淵明退位之時至紹泰二年(556)六月，北齊和梁朝一直處於交戰狀態。北齊遣梁人返國的前提條件是梁朝擁立蕭淵明為帝，兩國互通友好，如果這一條件被打破，那麼，北齊應該停止了遣返活動。

顏之推在承聖四年(555)初抵達關中。三月，蕭淵明已經抵達梁朝的邊境。六月北齊文宣帝頒布以禮遣返南士的詔命。七月，隨着蕭淵明稱帝，這一政策應該被確定下來。顏之推聽到以禮遣返南士的消息最早應該在三、四月，最遲在六、七月，此間是顏之推奔北齊的最佳時期，且這期間梁朝和北齊互通友好，入北齊之後是有可能回到梁朝的。但是，直到第二年初，丙子歲(556)首，顏之推還在關中占卜，說明他還未動身前往北齊，原因可能是關中離北齊路途遙遠，被俘入關的顏之推帶着一家老小穿越重重關隘前往北齊鄴城幾乎不可能。

首先，如果顏之推是在丙子歲(556)首奔北齊的，那於情理不通，因為此時北齊與梁朝正處於交戰狀態。即使顏之推去了北齊，北齊政府也不可能將他以禮遣返。北齊在陳霸先廢除蕭淵明之時，應該就已經停止遣南士返梁的政策。

其次，據顏之推本傳載其入關之後被推薦至弘農李遠處任書翰。李遠鎮弘農是在孝閔帝登基之後，據《周書·李遠傳》：“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sup>②</sup>孝閔帝踐祚是在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故而顏之推任李遠書翰在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之後，至弘農已是557年初了。依照學界普遍認為的顏之推丙子(556)奔北齊，那麼，顏之推此時都已經在北齊了，如何解釋《北齊書·顏之推傳》中關於他任李遠書翰一事？

再次，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云顏之推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便值”是恰逢之意，陳朝建立是在丁丑(557)十月，也就是說顏之推抵達鄴城時正遇上陳代梁。如果丙子(556)顏之推起身前往北齊，從弘農出發至鄴城，再慢也不需要一年多，其自稱“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所以，他不可能在丙子(556)奔北齊。

最後，顏之推現存《從周入齊夜度砥柱》詩云：“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鷄鳴起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sup>③</sup>從詩的內容上來看，這首詩是顏之推奔北齊途中所作，詩題為《從周入齊夜度砥柱》，說明當時北周已經建立。丁丑(556)十二月，宇文覺才代魏建周。如果按照吳光興先生丙子

①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7頁。

②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422頁。

③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866頁。